

闲话

# 善良与反抗

□ 许栩然

我的好朋友们有一个共同特质是都很姨太太——就是不管面对什么人什么事情,都温温柔柔地说一句:“随便啦。”但如果你真的随便介绍来一个人,或者随便挑一个地方请吃一顿饭,她们一定会极尽刻薄之能事,讽刺得你简直想撒手人寰,对人生都失去信心。这群嘴贱党中唯独一个例外,是真挚的宽厚和温柔者——她就是传说中的F小姐。

F小姐的衣着风格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很森,有长长的微微的鬃发,终日有着一一种刚起床时的凌乱美,弯弯的眼睛笑起来很好看。F小姐和嘴贱党们一样是我的大学同学,同住一个宿舍,那时宿舍有一个惹人讨厌的极品女,大家互相看不爽,每天晚上各自捧着台灯和剧本力求用世界名著水准的台词互相挖苦讽刺,这时候躺在床上写日记的F小姐一定会探头出来,温柔地说一句:“你们别吵啦,有什么事一定需要这样吵呢?”

最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宿舍有一个这样温柔可人的女孩子真好啊,简直是火爆关系的调和剂嘛!直到后来的一个学期,学戏剧的学生们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机

会——如果成绩优异,拿到这一次的学院奖学金的话,就可以有资格去参加一个国际戏剧节。和我们同宿舍的一个女孩,专业课成绩有目共睹的强,结果极品女骗女孩说她的亲人出了很严重事故,导致女孩耽误了考试的时间。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是极品女去了国际戏剧节。

这时,F小姐坐在一旁揽着女孩的肩,依旧温温柔柔地说:“别生气啦,有什么事一定要跟她这样生气呢?我知道你是善良的。”我们坐在一旁面面相觑。

直到后来考研的时候,因为F小姐和极品女所研究的方向一致,报了同一个导师。极品女有意接近导师,在导师面前用人品问题很恶劣地污蔑了F小姐,直接导致导师明确表示不可能收F小姐,让F小姐赶紧另谋他处。F小姐在宿舍痛哭失声,我们默默围坐在一旁,“有什么事呢?”这句话实在说不出口。F小姐痛哭着说:“我这么善良,她怎么可以伤害我!”

小时候看《西游记》,一直觉得唐僧是最省心的,无论遇到和尚道士,还是长着胡子的壮汉,只需要走上前去,双手合十行礼。从小我就不是个厚道孩子,我想你

们老说猪八戒懒!他哪有,分明是唐僧最懒!他只需要常怀一颗善良之心,一路眼睛长在头顶上地往前走,不用看也不用想,不用判断——如果你们要抓我吃我,那就是你们不善良,伤害了我这个善良的人。我双眼含泪眉头紧蹙,还能落个无辜受害者的良好形象。你看孙悟空就是傻,看谁是坏人,一路披荆斩棘,还要被人说他不良,没有一颗敢于信任的心,没对世界充满爱!

亲爱的小青年们,我想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们:善良和没有判断力,这是两件有本质区别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味地伤害你,伤害你的家人朋友,你却要善良地对待她,那是你懒,你懒得思考,懒得下判断;或者你胆小,你没有勇气下判断——不管哪种情况,那才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不负责任。

我希望F小姐单纯善良,及时遇到她的孙悟空,不然就尽快让她自己的脑子动起来——不然唐僧直接被捉走吃掉,《西游记》在第一集就剧终散场,总归是个悲剧,不是吗?

## 你,重要吗

□ 姚瑶



### 纯属谣言

和一个同行朋友聊天。他在工作陷入了一些迷思,不知该如何是好。

朋友说,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边远的山区采访在村小里驻守了半辈子的一个老师,艰苦的环境,微薄的收入,还有老师对孩子们的用心,每一点都让他震撼。他被这样的故事感动,泪流满面,甚至有些不能自己。但几年记者当下来,他发现自己竟

渐渐不那么容易被感动了。

“不是后来没有接触过感人的人和事,就是……麻木了。当我接触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老师,他们的贫苦、不易,他们的坚守、信仰,在我心里似乎幻化成了一种符号。就像只要提到‘乡村教师’这个群体,就会自动弹出来的关键词,我不再关心他们每个人的想法。有时候面对采访对象,我甚至会觉得‘跟之前采访的那个老师差不多嘛’。这样的念头让我自己觉得可怕。”朋友苦恼说到。

朋友的话让我想起前两天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看到一幅公益广告,一个年轻人,戴着黄色安全帽,在工作现场,咧开嘴笑。广告文案的大意,是感谢这些劳动者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广告上有摄影师的名字,有发布单位的名字,却独不见那个占据他视野的年轻人的名字。他不禁地问:你,真的重要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生活在身份之后,一个代表某个群体的符号。我们的意见,总有更具代表性的人或者上一层的群体来发声;我们反对或赞成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观念的不同,而取决于隶属的群体立场。至于自己,真的重要吗?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对个人的尊重,如今正在慢慢拾回。阿里巴巴纽交所挂牌上市时,八位普通人代替马云敲钟的画面令人感动。因为他们不仅是淘宝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个的个体,有着各自的价值,需要被肯定。

人本身的价值永远要优于他的身份。我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能秉承这样的道理,也希望,我们的报纸,能有这样的一种温度。

说法

## 北宋亡于宋江作风

□ 关中

读《水浒》,看到宋江骑快马悄悄向晁盖报信这一节,总不免产生一些联想。

宋江职务不高,仅仅为郓城县一押司。这职务现在已没有了,若硬套的话,相当于如今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而宋家在当地也是富豪,钱财不缺。所以每当黑道上的弟兄在他的“二亩三分地”上犯了事,他既能仗义又能疏财,上下打点,最终落了个“及时雨”的绰号。

宋江拿着大宋朝廷的俸禄,接到上级命令,本应严格保密,安排缉捕事宜。真若如此,晁盖、吴用等做出“天大事来”的犯罪嫌疑犯一举被剪除,怎会有梁山日后的百单八将?郓城县不是宋江一个,两个都头朱仝、雷横也与宋江一样,把缉捕当成儿戏,一心想让晁盖记自己的好,反正没拿到人,上边也不会问。

宋江报信后,晁盖让刘唐送金子以示感激,金子没收,信却留下,被阎婆惜发现,演出宋江杀阎婆惜这一幕。宋江有钱又有黑道背景,且是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在当时来看,杀了人也并不会怎样。如果不是倒霉地碰上维权意识浓厚,又具备一点儿法律知识的张文远,他这个押司本来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即便事发,还有一个官府管辖不到,引渡不回的梁山可去。

你看宋江发配江州,那一路风光无限,都是当年仗义疏财的福报啊。作为“理性人”,宋江当然明白这些朋友比天威难测的主子们可靠得多。

看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根源就在于“宋江作风”。国家把权力分为很多种,交付很多人具体去办。可是去办的人都藏着个人的“小九九”,想把它换成急公好义的好名声或者强人的金银财货。宋江们把权力分租了,百姓也惶恐了,一个王朝也就快要变成背影了。

影响

## 大师传道

□ 张港

陆宗达曾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

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

第三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点上。”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得很破的

《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黄侃说:“标点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于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再翻这书了。”黄侃将书扔进书堆里,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说:“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足迹

## 英国的网络生活弱爆了

□ 六六

初到英国,沉醉于只有明信片中才得一见的风景。我们行驶在乡间小路,时速不低于70公里,罕有堵车,亦没有多余的地方容你小驻拍照,那些稍纵即逝的美景,只能停留在记忆中。

英国人的性格很奇特。他们要么是以历史为荣,要么是生性古板,墨守成规。一路开车北上,经常看到一些村庄维持着几百年前的模样,外观看起来摇摇欲坠,墙面斑驳风化,时不时就有拯救性修护工程正在进行。可能是气候宜人,让这里的古建筑得以完整保存,即使是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今天,英国的夏天还要盖被。否则多伟大的建筑,都能被挂满外墙的空调机给糟蹋了。

但这种对历史的精心维护,也有要人命的地方。

那就是英国的网络建设一塌糊涂。我一出机场即买了一张无线上网卡。

对我这样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而言,我可以没有电话,但我不能没有手机上网功能。我所有的支付、运动、朋友圈、工作圈、信息交互台,全靠移动互联网。这玩意,英国没有!

我付了35英镑买无线上网卡,本来用着谷歌地图导航中,导到荒山野岭关键时刻,突然没网络了!对我这样万事问百度的人来说,简直崩溃。突然就被从现代人打回原始人,想起来还有一个

未升级功能叫“用嘴问”。

然后就挨家挨户敲门,被主人无比热情地迎进家中,基本都是老头老太,先跟人扯天气,扯从哪来,扯家族历史,扯风土人情,最后等老人家过足了聊天的瘾才张口问路。这时候才知道,英国是不需要网络的,因为当地人会热心地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我从一个做啥都要趁热赶早,不然就没了的地方过来,被时光穿梭机送回慢生活时代。有时候看看当地人与世隔绝,不知啥叫“周边快查”、“美图秀秀”,更勿提手机淘宝、一号店送货上门的生活状况,各家门口都开着菜园,后院养着牛马猪,我忍不住怀疑他们饭桌上吃的食品都是自产,电脑手机都不用的。

事实上,真不用。

我现在在酒店的休息室里写文章,一会儿好发回中国。因为屋里没有网。我曾去前台请求:“如果没有无线网,给我根网线也行啊!我接电脑上。”前台回答:“没有。我们这里都是古建筑,不能到处凿洞,所有设备就接到大门口。”

中国落后了几百年,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才终于抓住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当我在英国租车公司现场,用微信支付快速还款提高限额的时候,当我按着对讲机安排万里之外的员工合同发给我E签送回的时候,英国人充满疑惑地问我:“这是什么?”

往事

## 作家高考时

□ 张光茫

作家余华,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了,终于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作家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成绩勉强够提档线。麦家在《隐密之魅》一文中写道:“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是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优秀以后,破格录取了他。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军队情报工作,俗称特工。但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暗算》作品的问世。

作家莫言在《陪女儿高考的这一整天》一文中,写高考这天女儿的心情:“从7点开始,女儿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而莫言在考场外的心情,也不比女儿强多少:“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对于高考,莫言只能感慨说:“高考很坏,但没有高考更坏。”